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鐵笛子 三十一、白泉居的窮苦酒客

趙、畢二捕雖極精明機警，見他那樣好名好勝的人竟會這樣說法，並還第一次當面警告，說他公門中人容易作孽，連以前專用小賊頂替大賊的短處也被當面揭破，與平日謙和口氣迥不相同，料知對方見多識廣，料事如神，事情決非尋常，心中一驚，無奈貪功討好，巴結本官心盛，又想飛賊影無雙鬧得太凶，這許多事主雖被嚇倒，不敢告發，照此下去紙裡包不住火，不在事前想法將其擒住，或是及早請走，一旦暴露便不可收拾，弄得不巧，連本城督撫將軍均受處分，府縣官更不得了。自己原是破落戶出身，從小拜在一位名武師門下練了一身本領，眼看同門師兄弟都有正當行業，至不濟代人保鏢護院，也可算是體面人物，只自己吃這一碗衙門飯，老是在人之下，有點產業也不甚多。上次本官曾說，那幾個放賑的義商如是歹人，訪問明白擒來治罪必有重賞。

並說，撫台大人十分疑心，看得最重，曾出重賞，如其反叛，圖謀不軌，或是白蓮教一流，能夠全部破獲立時奏報，怎麼也有五七品的武職。後來訪出不是，落了一場空歡喜。目前又出這樣怪人，更像白蓮教一流，又有許多有財勢的失主，萬一將其擒到，必要群起告發，追討贓物。

好容易遇到這樣名利雙收、一鳴驚人的好機會，方才本官又給了兩百銀子，如何可以放過？本心是想主人是個大幫手，偏又忽然中變，不肯相助。另外雖有兩人，非但沒有他力大人多，更恐彼此相識，被他一勸成了一伴心思，豈不討厭！當時呆在座上，一句話也答不出來。

正在尋思用什方法勸說激將，請其相助，忽見主人的小兒子由裡面走來，說乃母有事相商，人便往裡走去。好在大家都是熟人，向無拘束，正和同座的人談論前事，請其相助勸說，玉庭忽然戴了一頂便帽走進，帽上釘著一塊碧洗。玉庭常戴這類便帽，先還不曾想到那是失去之物，玉庭又是滿面笑容，只內中兩個徒弟認出那頂帽子，正是昨日夜裡所戴，方想設詞探詢。

玉庭已先含笑向眾說道：「我這人向來光明，自知不行，決不強為其難，做那加倍丟人之事。如照這位朋友之意，最好給我留面，不提今夜之事。但我活了這大年歲，從未說過假話，何況是對自己弟兄和跟我多年的門人。實不相瞞，此公本領之高實在驚人，並且敵友分明、決不感情用事。雖然跡近逞能，做得霸道一點，不像我所料那位隱名大俠，但我栽倒在他手中實在心服口服，沒有一句話說。」

「二位班頭只管照常光降，無論何事我必遵辦，只不叫我出手與他為敵，便是為了公事，需要財物兵器也都奉上。不過我師徒自知和他天地懸殊，最好還是照我方方才所說為妙，哪怕借故溜走，到外面去跑一趟，避開此事，總比勉為其難終於身敗名裂強得多呢。」

眾人問故，玉庭笑指頭上帽花說道：「我料此公年紀不大，才會這樣心急，否則他那本領裝束均和昔年西北那位隱名飛俠天山鷹一樣，論年紀不滿百歲，也差得不多，怎會這樣立竿見影？我剛說明心意，這塊碧洗帽花便送了來。今日我料此公見我高朋滿座，難免來此窺探。」

「心想前面人多，未必會來，我師徒又極留神，也必警覺，仗著來人和幾個子女都有一點武功，曾經格外小心。尤其是這夜飯前後，因我料出他的用意，但拿不定，那柄小刀便放在臥室小桌之上，內人他們剛把夜飯吃完，雖在暗中戒備，總想來人無此大膽，前面人多不說，便是後面，連我家人子女媳婦他們，還有得到信息趕來看望的親戚中的女眷也有一桌多人。」

「除卻三四個老年婦女外，差不多都會兩手，內中還有兩位本領極高的女眷。因聽我兩次派人入內警告，人都聚在一起，方在議論，說我言之過甚，敵人不來便罷，來了也是自找苦吃，猛瞥見一條齷生雙翅的黑影在裡間臥室牆上出現，那兩個手疾眼快的女眷連聲也未出便將手中暗器連珠打去，內中一技似還打中那人的腿上，無奈來勢神速，等到眾人警覺，業已一瞥而過。」

「看那意思，似乘眾人外室聚談，室中只得兩三個幼童，又是一間小臥室，沒有貴重東西，無人留意之際，突然出現，由後面小門飛出，貼著裡牆穿窗而去。他們本來守我的活，除非當時便將來人擒住，如被逃走，不可追趕。見人已逃，內人剛想攔住向其發話，那兩位女眷自恃暗器厲害，來人已被打傷，仍不聽話，搶先追出。」

「剛到外面，便見對面房脊上立著一個黑人，笑說：有勞轉告主人，昨日多有驚擾，此事不必告人，他日如有機緣再當登門道歉吧。因對面房頂積雪甚厚，內人又趕出來將那兩位女眷拉住，一聽女子口音，方要開口，請她下來，人影一閃業已越過屋脊。隨同來人去處，忽然飛起一隻黑色大鳥，悄沒聲沖霄而去。」

「這次因在事前存有戒心，看得較為清楚，覺著那黑影與我所見不同，決不是什真人，分明一個有翅膀的人影在牆上斜飛而過，面目五官完全看不出，動作神速從來所無，一算跟蹤追出的時光，便飛也沒有那麼快，彷彿只一轉眼，裡屋牆上剛剛發現人影，來人業已立在相隔三四丈，當中還有一片花木假山的房脊之上。」

「如說另外還有一人，偏是打扮身材無一不同，雖然頭臉均被蒙住，看不出面目。因那衣服緊貼身上，看去極薄，和所見黑影完全一樣，連動作也都相同，明明是人。」

「那兩位女眷年輕氣盛，不信此事，覺著便會邪法也無如此神速，斷定另外還有同黨，連那黑色大鳥也未必真是來人所化，也許手法巧妙，故意闢此玄虛，特意同了來人縱上房頂，察看他的來蹤去跡，本意和我日裡所料差不多，斷定來人有詐，虛虛實實，不可捉摸。」

「初意還當對方人隱在屋脊後面，打算搜索，及至拿了燈火上房一看，這事情實在驚人。腳印只有三處，明是由我臥房中直飛過去，到了房頂回身說完了話，越過屋脊，然後朝空飛走。前後兩起腳印均極分明，未了一次更深，彷彿化形飛起時比較用力，當中轉身時所留卻淺，不是用心細看簡直看不出來。」

「上去三人都曾練過輕功，也非無能之輩，只管用心，照樣踏得滿房頂上都是腳印。來人腳印竟是這淺，別的不說，單這輕功之好已足驚人。將那後花廳和兩面廂房前後屋頂全都搜遍，什麼影跡也未尋到。就算對方不會法術，這樣高的本領也非你我在座的人所能與比，何況那黑影實在奇怪。」

「當我第一次見到時，因出意料不曾留心，此公動作又快，雖沒有看仔細，照那去勢和由牆上閃過時的情景，帶起來的風聲，明是一人由我身旁閃過，影子映在牆上決非有什奇怪。這第二次房內外俱都有人，房後小門雖然相通，但是窗門緊閉，那幾個幼童也都眼亮，門口又有兩人經過，全都看見，異口同聲，說那實是一個人影，並未見人。」

「出事時吊窗只響了一下，微微推開了些，也只尺許寬一條裂縫，因我平日早起練功，不論多冷的天也要開窗透氣，雖未釘死，但那窗戶十分堅牢，關得頗緊，以來人的本領衝破雖非難事，就這樣輕輕一推人便飛出，又是吊窗隔扇，只這中間橫著的一條尺許寬縫隙，人如出外，必須由上而下和蛟一樣鑽將出去，就不將窗撞壞，也有極大響聲，來人竟和風一般，稍現空隙便穿將出去，彷彿一個草寫的之字，連地也未沾，便縱到相隔那遠的對面房頂，怎麼也想不出個道理。」

「我向來不信什麼神奇鬼怪，認為欺人之談，今日竟會當面現出奇跡，這裡雖然還有可疑之點，這位異人又曾向人表示，他與常人一樣，只是你們疑神疑鬼等語，到底不是常人所能與之作對。內人見他又來，前面又是高朋滿座，商計公私合力如何擒他歸案之事，恐其懷有惡念，先頗憂疑，後聽那等說法才放了心，還未下房，便聽兒女們同聲驚呼。」

「下來一看，那柄小刀已被取走，先失去的碧洗帽花非但送還，並用絲線釘好，恢復原狀。雖然帽子放在帽盒裡面，吃飯時間人都走往外屋，有了空隙，裡外只有一壁之隔，當時有人出入，大家耳目又靈，稍有動靜立時警覺，竟被來人將這一粒帽花安將上去，把刀取走，算是互相交還，雖不一定高攀成了他的朋友，從此便算兩不相犯。如非去時故意現形，看那形勢連點影跡也不會知

道。

「人家這等看得起我，我上來又先栽了跟斗，鬥他不過還在其次，非我愛惜身家性命，像這樣真正義俠高人先就不願與之為敵，不怕丟人的話，幸我先就醒悟，知道眾人傾向的俠士高人，不能和他作對。如其執迷不悟，妄以為自己人多勢盛，並有許多本領高強的好友相助，便想報復，只有自趨滅亡。

「先就把話說在頭裡，打消前念，如等他日吃了大虧，丟了大人，騎虎難下，欲罷不能，自家身敗名裂，還要受那眾人笑話，豈不更是冤枉？我望諸位好友記住我的金石良言，這位隱名大俠影無雙先不去說他，你們只要遇見那是一個能得多人敬愛、真為眾人出力、不計較自身功利的英俠之士，就因有什過節，或是自己為人不能與之接近，千萬不可存什敵意，否則白吃苦頭，還要被人笑罵。

「尤其不可自恃人多，本領高強，須知你那人多，只得平日相識的一班朋友弟兄，算起來還是少數。那真得人心的英雄俠士到處都是他的親人好友，總算起來你這伙人還是極少，何況強中更有強中手。得人者昌，失人者亡，只要他的所行所為樣樣合乎人心，真有本領的高人自然一拍即合，到處都有異人奇士相助，也決不容人對他侵害，何苦拿雞蛋往石頭上碰，拿一枝火把想把洪水燒乾，自尋苦惱呢？」

趙、畢二捕一聽這等說法，當時也發了毛，覺著主人這高本領，便是在座賓朋不是本地有名武師，也是所結交的高明人物，何況全家習武，連所用男女下人耳濡目染之下也都學會幾手，端的身強力健，手疾眼快，個個武勇，不比尋常，人數又多，到處有人往來出入，燈光照耀，明如白晝，前後兩廳人更佈滿，事前並還有戒心，來人竟在這最人多的兩處地方把主人所說偷聽了去不算，並還飛入內宅將帽花還原，取回所留飛刀，算是明白主人為人，從此兩罷干戈。

這等萬不可能之事飛賊影無雙竟如無人之境，從容往來，變化飛走。真會邪法固非其敵，如其真實本領更是驚人，莫怪主人膽怯，誰能是他對手？越想越情虛，料知自己行動也在對方監視之中，人數決不像主人所說只得一兩個能手，心慌膽怯之下，陳玉庭再以好言仔細勸告，只得拋棄前念，同聲應諾。

本意回轉縣衙退還二百銀子，並向本官暗中警告，照玉庭所說而行，先不多事，趕緊在事未宣揚以前設法調任，離開省城，再替自己想一題目，許其告退更好，否則便跟了去，也比留在省城早晚仍要作難勝強得多。

告辭出來，走到路上低聲談論，還是一樣心思。及至見官之後，剛把前事一說，洪斌竟急得手腳冰涼，心膽皆裂。覺著此時正當上游看重順風頭上，休說明年升官也未必能夠離開省城，就算調往外州府縣，事如敗露，也決脫不了關係。就此辭官不做，自己正當中年，好容易熬到今天，難得撫、藩兩院這樣垂青，指日便可升官發財，如何捨得？

始而暗怪趙、畢二人不肯出力，恨不得傳話升堂打罵一頓，繼一想，這樣硬來有損無益，事情仍非這兩人相助不可，只得強忍氣憤，裝著一臉笑容，使出平日做官手段，苦口勸勉激勵，許了重賞。

並說：「目前無人控告，並不要你當時捉賊，只要暗中查訪飛賊來歷，哪怕真照你們所說不是人力所敵，我知他們江湖上人最講義氣情面，上來不妨全用軟功，與之結交，只要事主不究，能夠做到請他離開，或是從此再生事，我均答應。」

二捕只管刁狡，仍禁不住洪斌的權變籠絡，自來覺著縣官待人厚道，不會白費心力，願做他的忠實鷹犬。何況大權在握，軟硬由心，自己不與飛賊為敵，只是想法結交，請他上路，憑自己的口才，只一見面必被說動，竟為甜言蜜語所惑，忘卻玉庭警告之言，一口答應下來。

洪斌手筆又大，又加賞了兩百銀子，二人自然越發感激，退到班房裡面，先把手下徒黨喊來，四面派人暗中防守，低聲密議，想好主意，便各安睡。一夜無事，起身一問，夜來甚是安靜，並無可疑形跡，以為昨日路上之言已被對方偷聽了去，所以不曾尾隨，此後專從結交人手容易得多，並還免去危險，心中高興，略一商計，便裝尋人，往南關外平民村落中走去。

二捕多年土著，城廂內外的居民相識的甚多，人又陰柔，無論對誰表面均是一團和氣，不像別的差役把狠毒的心腸露在外面。人們只說公門中人認得兩個，萬一有事多少有點照應，何況又是兩個有權力的班頭，平日沒有架子，連手下差役言動橫暴，被他撞見，也要當眾斥，均當難得，非但不恨，反而遠接高迎，當他是個最難得的好心官差，絲毫沒有防他之念。

二捕也全仗此一來遇事便利得多。這次出去，滿擬這班天真誠樸的村民仍和往日一樣，不會懷疑他有什麼用意，何況所尋人家丁三甲本是多年相識，並還是趙三元岳家的老佃戶，彼此常有往來，有時並還托他官事，只要昨日所聞是真，這外號翼人影無雙的無名飛賊如在這一帶農村中大量周濟窮苦，斷無訪問不出之理。

對方既在民間行此義舉，當他揮金濟貧時節決不能還是那身奇怪裝束，怎麼也能問出他一點來歷姓名和那本來的年貌裝束。

哪知事出意料，所去之處乃是千佛山東面山腳下的一個村鎮，雖是一個不大的村鎮，因其地當城南風景之區，山上梵宮琳宇高下相間，蒼松翠柏到處森立，又當大雪之後，風景越發清麗，一面又可望到城北的大明湖，一般不怕冷的遊人和那自命高雅之士多往山上賞雪，加上一些燒香還願的人，就是隆冬時節仍有不少遊人香客登臨往來，雖不似春秋佳日那麼繁盛，卻也不在少數。

附近村鎮中居民一半種田為生，一半便靠這些香客遊人做些買賣。荒災之後農村只管凋敝，人民窮苦，村上仍開著兩月酒店，還有各式專制土產和廟中和尚需用的店舖，遇到好天氣和趕集時節，照樣熙來攘往，肩摩跋接，表面上也頗熱鬧，看不出來。只為當日不是集期，天又酷寒，這座白泉村離山口稍遠，地勢較偏，又非初一、十五等廟會之期，比來路近山一帶村鎮分外顯得冷清。

畢貴人雖一樣奸狡，沒有趙三元那樣穩練陰沉，見那村鎮一條大街，家家關門閉戶，滿地冰雪狼藉，經過眾人踐踏，黑一塊白一塊十分難看，地上橫著幾條車跡，被寒風一吹，凍得比鐵還硬，一不小心，不被絆倒便被滑倒。那些店舖都是風門緊閉，門口掛著補了又補的破舊門簾，一眼望過去冷清清的，偶有一二人走過，也是縮頭拱手，急匆匆冒著寒風搶往附近人家店舖之內，不再走出，彷彿怕冷已極。

回顧無人，脫口笑說：「老師哥，你看這裡還是靠近城廂的村鎮，都顯得這麼荒涼窮苦，比我們前月來時所見只更厲害，遠的地方更不必說。昨天那兩位朋友偏說得這位黑道上的朋友和活菩薩一樣，彷彿濟南府的苦人都被他一人救完，你看哪有一點好過影子？」

趙三元方覺畢貴冒失，所尋的人還未見到，不應這等說法，猛瞥見相隔不遠的一家酒店裡面門簾微微一抬，好像有人探頭欲出又進神氣，心中一動；看出那家酒舖也是一個舊相識，主人余富還曾托過自己官司，每來鎮上訪案必要擾他幾杯。那場官司雖是口中答應幫忙，並未為他出力，仗著本來有理，只花了十兩銀子的鋪堂費便被放出，為了他這一案事情湊巧，遇到本官老太太的生日，提前放出了幾天，對方便認為是自己的功勞，感激非常，只一見面定要拉往店中盡情款待。

心想，此人雖是一個本分商民，因有兩個親戚做過銀行伙計，少年時也跟著走了兩次鏢，眼皮頗雜，人又慷慨，開店年久，本地幾個黑道中人又常來他店裡飲酒避風，商計官事，多半均與相識，又是一個極好耳目。本定事完尋他，天氣大冷，丁家住在鎮東頭未了一家，相隔還有半里，來得太早，去了人家定必款待，何苦叫他費事，不如就到余富所開白泉居擾他一餐，就使命一伙計去將丁三甲喊來一齊訪問，豈不省事得多，打聽起來也容易些。

心中尋思，畢貴也是多年老公事，一點就透，被趙三元用肩膀輕輕撞了一下，業已明白過來。雖覺一路留心，並未發現有人跟蹤，兩面人家又都畏寒不出，不會聽去，即便對頭此時出現，憑自己的眼力一望而知，正可看出他的形貌，以為下手之計，何必這樣情虛多疑？但因趙三元是老大哥，平日情如兄弟，每次辦案都不出他所料，也就不便違背，只得改變口風，把前事岔開。

談不兩句已到白泉居門口，正要一同走進，猛瞥見門簾起處衝出一人，飛也似往鎮東頭走去，穿著一身舊棉衣，頭上戴著一頂氈帽，彷彿怕冷已極。如在平日趙三元也不會疑心，何況那人明是一個窮苦村農，看去並不起眼，只為當日心中有事，又聽人說飛賊影無雙專和窮苦的人交往，方才又見門簾微動，有人走出重又縮了回去，同時瞥見側面紙隔扇上有一小孔，好似新近被人弄破。

暗付：「余富平日最愛乾淨，多麼破舊的桌椅門窗也都收拾整齊，這樣寒天怎會把這紙窗樞破，不加糊補？」那人腳底又是那麼慌張，當時生疑。

本心想要追上查問，繼一想此舉打草驚蛇，還是不妥，便朝畢貴使一眼色，故意笑道：「今天真個冷極，我不耐煩到丁三甲家去了，你去尋他，說我在白泉居請他吃兩杯，商量我岳父欠租之事吧。可是話要說得圓，多年交情，這筆租糧業已撥在你大嫂名下，他如富餘，我夫妻便過個肥年，否則我也不會逼他，千萬不可使他多心，快去快來，我在裡面等你。」

說時，暗中留意窗上破孔有無人在窺探，未見影跡，抽空把嘴一努，說完便裝怕冷，往裡掀簾走進。畢貴自然會意，口中答話，便朝前面那人跟蹤趕去，好在雙方途向相同，丁家又在鎮的東頭，那人如是鎮上居民自可看出一點虛實，如其由外走來，相隔決不甚近，也可相機行事，甚而將他喊住盤問均無不可，由此往前追去不提。

這裡趙三元匆匆掀簾往裡鑽進。因是心有疑念，故意改由西首衝進，心想，門內如其有人暗中窺探，當時便可看出。果然對面有人搶出，不是身法靈巧，雙方幾乎撞個滿懷。門內原有半間，熱天專賣冷面，到了冬天便即收起，一面堆著柴草雜物，走過這半間方是酒店客堂。

為了春秋廟會期中朝山人多，酒舖生意雖小，地方卻大，共有十來張桌子，雖是淡月，因主人和氣，看得利薄，多年積蓄，生意不大，底子卻厚，酒客仍是不斷，但比開月要少十之八九。

趙三元上月曾經來過，以為這冷天氣酒客更少，一見對面來人竟是余富，正笑問：「老弟如何這樣慌張，差一點沒有把我撞倒！」

余富連忙賠話表示歡迎，笑答：「因聽門外口音甚熟，心疑二位班頭光降，特出迎接，不料心急了些，差點撞上。」忽聽內裡說笑勸飲之聲十分熱鬧。

趙三元聽出酒客甚多，同時看出裡層也懸著一副半舊的棉門簾，不等回答，忙先輕挑簾縫往裡張望，瞥見裡面雖未坐滿，也有半堂酒客，還有兩桌吃殘的，彷彿客人剛走，還未撤淨，兩桌杯筷雖只四五份，但是途中曾經留神，並未見有酒客走出，心中大是驚疑。

暗付：這樣荒年，就說鄉下人飯吃得早，今日非集非會，也不應該一清早便來這裡聚飲。如說外路來的香客遊人，又不應該這樣短裝打扮，穿得那舊。再細一看越發疑心，原來裡面六七桌酒客約有三十人，都是本地窮苦村民，最好的也不過佃戶長工之類，最奇是衣服雖舊，大都厚實，一望而知是新添的棉花，每人並有一頂式樣不同的破舊皮棉風帽。

如在城裡人和常人眼裡自看不出有一點異樣，自己辦案多年，目光何等敏銳，一見便知新制項下，鄉下殷實一點的小上財主儉省一點的也不過這樣打扮，這班酒客居然一律，十九相同，與上月所見衣不蔽體，有的還穿著破單襪衣，面有菜色。冷得亂抖的情景相去天淵，並還吃得這麼高興，尋常過新年也未必都如此捨得來下酒館，況當荒年歲暮，離年將近，租糧尚交不上，衣食不週之際，哪有餘錢添補衣服，成群結伙來下酒館，斷無如此情理。

內中一多半不是熟人也是熟臉，差不多全是本鎮附近的窮苦農民，豈非奇事？忙即縮退回去，方想，昨日所聞業已有些證實，照此情勢恐還不止周濟二字，也許對方收買人心，別有圖謀都在意中。我如稍露形跡來意反而有害，想了想，覺著餘、丁二人均有交情，還是假裝尋人，無心相遇，專向二人打聽，必能問出幾分。

無奈內裡好些熟人，對於自己十分恭敬，只一走進必要同起招呼，一被對方知道便有妨礙，深悔方才不該中途變計，如其先往丁家穩妥得多。

正打算把余富拉在一旁，仗著平日交情，索性明言來意，請其暗助，乘著裡面的人尚未看出，退往丁家先探詢上一陣再作計較。余富偏不知趣，未容開口已先將門簾打起，一面請進，一面笑說：「趙老班頭趙三太爺來了！」

內裡那些酒客多是趙三元的熟人，餘者十九也認得他，聞聲立時驚動，紛紛起立，作揖請安，連打招呼，趙三元無法，只得從容走進，拿出平日對人的假面目一路客套過去，暗中留意，見這二十多個酒客十九離座還禮，只有兩桌沒有動靜，一桌像個外來的土香客，隨身包袱之外還有一個褪了色的黃皮香袋斜掛肩上，面前一把酒壺、一碟煮花生、一碟蔬菜，另外還有一盆烙餅，吃得最苦，年約三十左右，滿臉風塵之色，身材短小，貌相頗丑。

最可笑是這兩個彷彿孿生弟兄，貌醜相同，骨格面盤雖不一樣，每人吊著一隻眼角，一左一右，各帶著幾分醉意望著自己，似笑不笑，形貌越顯難看。另一桌三人兩個伏桌睡臥，一個年老的半身不遂，也有幾分醉意，均是本鎮上的窮人，以前為了欠糧吃過官司，被地主將田收回，父子三人改做泥瓦匠，勉強度日。

前月城門口相遇，窮得快要討飯，今日也會來此大吃大喝。因這父子三人吃過衙門苦頭，最恨公差，背後常時咒罵，見面也裝不識。因大窮苦，荒年沒有生活，捉到官中還要管他吃飯，不值計較，就聽見兩句瘋言瘋語也只裝不知道。此時也和那兩少年矮子一樣沒有理睬，餘均一體恭敬。

先雖生疑，繼一想，這兩個矮子雖是外來的人，但這神氣決不像什異人奇士，飛賊影無雙那樣有本領的高人，無論多麼慷慨好義，周濟窮苦，決不能自家穿得這樣破舊，貌相也木會這樣毫不起眼。天底下斷無冒險樹敵，偷了大量金銀送人，自己連一樣好酒菜都捨不得吃的道理，越想越覺不像。

這次主人卻又知趣，所讓座頭就在那兩矮子的側面，共只一桌之隔，對方一言一動均可了然，便坐了下來，打算先裝到底，以假作真，索性作為尋人，靜心觀察，等到酒客散去，向餘、丁二人問出一點虛實，然後仔細訪查下去。好在都是本地的人，怎麼也能問出一點蹤跡。主意打定，便和余富說笑起來，一面設詞借話問話，在有意無意之間從小處著手，留心探詢。

談了不多一會，余富說出：「當日是因數日前前村有兩家富翁鬧賊，全仗這些村民相助，盜賊雖未擒住，所失財物全被攔截回來，只損失了朝山所用的一個小包。為了感謝這些鄉鄰相助之德，和我商量，只是出力的人，無論男女大小，均可來此飲食一頓，每人還送了幾斤棉花和一些舊衣舊帽之類，另外放出一倉糧食，言明三年之後分期歸還，荒年不收，豐年照補，沒有利息，故此這些鄉親俱都高興非常。」

「本來連飯都吃不上的苦人均可挨到麥收之後，連明年春荒也可渡過。此舉功德不小，所以這兩處村鎮上的苦人俱都喜出望外。本來他們都不捨得吃這一頓，無奈這兩位財主覺著當夜不是這些斲柴路過的苦人相助，和賊拼鬥，將其驚走，非但傷人傷財，他那兩大倉糧食也必被火燒掉，休想保全。」

「可見還是本鄉本上的人心好義氣，以前不該薄待他們。又覺這些貧苦的鄉鄰終年省吃儉用，休說好酒好肉，連飯都常混不上，說什麼也要請他們吃這一頓，並還托我，說他年老，不能來此作陪，為防來客不肯多吃，要我代作主人，所以這樣寒天還有許多吃客，今日是未一天，否則人還多呢。」

趙三元乍聽頗覺有理，同時偷聽旁桌村民對那兩家財主也是歌功頌德，異口同聲，不由不信。斜對面那兩個矮子先聽眾人談論宛如無覺，不知怎的內中一個忽似發酒瘋一般無緣無故笑將起來，心方一動。

畢貴忽由門外走進，說：「丁三甲有事進城，不在家中。去時還有一人在前飛跑，說是尋他借錢，也未見到，正由門裡走出，就住在他的斜對面。那人曰稱無錢，卻又吃得酒氣醇醇，我頗奇怪。後來才知這裡有人請客，丁家人說，他們只知財主酬謝鄉鄰，不知為了何事。大哥先來，可聽說麼？」

趙三元聽出所追的人也是本地村民，並與丁家相識，實是怕冷，走得太慌，並非賊黨有什背人舉動，經過情形也與所聞相符，正覺自己情虛多疑，想起好笑，主人因畢貴剛來，忙著招呼，添菜添酒，業已走去，忽聽笑聲吃越吃越盛，定睛一看，先是一個甲左眼的矮子忍不住好笑，對面一個甲右眼的本在勸止，說恐旁人笑他發瘋，這時不知何故，也被對方引得笑了起來。

這類酒後狂笑醉人常態，本不足奇，那兩矮子經過仔細查聽並無可疑之跡，明是兩個外路來的村俗鄉客，業已不甚理會。因畢貴初來，不知底細，見那兩個醉人面生，也留了神。笑聲起後，忽然看出另外六七桌酒客聞得笑聲均如無覺，並無一人回顧，不禁生疑。

因趙三元向來狂傲自大，人又實在比他高明，特意坐在醉人旁邊，料知有意，也許對方多半早被看破，相隔這近，如其開口，必定怪他冒失，話到口邊又復忍住。

趙三元一時疏忽，急切間竟未想到，正想借話告知畢貴往尋那兩家財主探詢真情：有無酬謝眾人之事？盜賊上門怎不報官，一群窮苦村民就說人多，均無本領，怎能將來賊驚走，並還截下所搶財物，沒有一人傷亡，是何原故？那兩矮子忽然拿了包裹起身走出。

趙、畢二捕看出對方賬也未付，恰巧余富走來，忙使眼色示意，索討酒飯錢，余富方答：「這兩位香客真個虔誠忠厚，外鄉人怕吃虧，休看土頭土腦，樣樣精明，上來先錢後酒，付完了賬再吃，老怕上當，也不想我們山東人哪會欺生做這味良心的勾當見」話未說完，人已掀簾走出。人剛走到外層半間，便相繼哈哈大笑起來，彷彿有什極可笑的事，當人不好意思，勉強忍住，到了門外方始縱聲狂笑光景。

趙三元首先聽出內中一個是女音，猛想起昨夜所聞之言，心又一動。畢貴更是疑心，見那兩人已走，同伴尚無表示，又見醉人走後別桌酒客不看醉人，全在偷看自己這面，越發生疑，忍不住湊近前去附耳低聲。

正要開口，三元見狀突然警覺，把手一揮，雙雙不約而同離席，一摸身邊暗藏的鐵尺和虎尾三截鞭，一言未發，飛馳趕出，衝到門外東西兩面一看，不禁大驚。

原來就這先後不過兩句話的工夫，一條兩里來長兩頭都可望出老遠的街路上面竟是空蕩蕩的，一個人影俱無，便飛也無這快。

心念才動，忽聽一聲離鳴，一隻通體黑毛，油光滑亮，兩翼開張宛如一扇板門的金眼禿頂大鳥已由對面房頂突然飛起，往酒館這面屋上掠過，忙即奔往前面，回身一看，那鵬非但大得嚇人，從未見過，飛得更是快極，兩翼微一扇動便破空直上，轉眼投入陰雲杏霜之中，只剩一個黑點，由大而小略一隱現便即無蹤，這一驚真非小可。

暗忖：這兩個飛賊莫非真是妖怪不成？這等奇事如非親眼見到誰說也不至於相信。但有一樁奇怪，人是兩個，鳥只一隻，就說人矮，這只大鳥飛將起來雖是又大又猛，如其立在地上，無論如何也只半人多高，怎會二人化身一鳥，身量也不相稱，又由對面屋上飛起，是何原故？

如說事出偶然，一則這類大鳥只西北路上和蒙古、西藏等地才有發現，也只聽說，平日所見最大的座山雕也沒有它一半，此鳥又與昨日所聞相同。方才兩個矮子明明剛走出來，自己離座時還聽狂笑，等到追出，隨同笑聲止處人便不見，一任腳底多快，就是上房也不能沒有一點影跡，房上房下都是冷清清的，休說是人，連別的小鳥也未見到一隻，天底下哪有這樣快腳！除卻鳥是飛賊所變，更無二路。

心正不解，忽見隔壁一家門內有人奔出，也是相識的村民王老黑，看意思是往酒館奔進，見了二捕忙即立定，請安問好。

趙三元見他面帶驚慌之色，便問何事，老黑答說：「二位班頭，我活了這大年紀，第一次見到這樣怪事。方才我想到隔壁賒點酒吃，剛一探頭，瞥見兩人由酒鋪門裡飛往對面房頂，身子一搖，便變成一個妖怪，看去像只大老鷹，往這面房頂飛來，嚇得我幾乎跌了一跤。我恐隔壁出了什事，想往打聽，不知二位班頭在此，先前沒聽你們說話，共總一晃眼的事，二位班頭怎未見到，難道眼花不成？」

三元知道老黑人最忠厚，悄聲說道：「事情是有，我二人便為此而來，但你千萬不可聲張，這妖怪也決不害人，對於你們這些窮苦的人肯發善心，以後如其遇見生人給你銀米衣物，速往衙門偷偷送信，大老爺至少賞你一兩銀子，也許還多。我們對他並無惡意，只想打聽他的下落，與之結交。

「如其有人隱瞞不報，你們土著家業在此，不能走開，人家總有離去之時，到時就要坐班房、挨板子、戴重枷、吃苦頭，莫怪我們弟兄沒有情面，就來不及了。」

老黑嚇得諾諾連聲，並向二捕探詢妖怪哪裡來的，怎會不害人，還發善心，畢貴嫌他絮聒，怒聲喝退。三元雖不以為然，見老黑業已嚇得倒退回去，急於回去探詢，只得罷了。

因料眾人必和飛賊相識，故此不敢看那兩個醉人，只奇怪余富決不會不念交情，代賊說話。也許對方做得巧妙，連余富也被瞞住。

心中尋思，余富業已趕出，不等發問便先說道：「二位班頭可覺那兩個香客可疑麼？」

三元故意把臉一沉，冷笑道：「老弟，我們多年交情，你想必不會偏向外人。此事關係重大，其實我們對他毫無惡意，只是想見一面，稍微領教幾句。休說這等異人對他只有敬佩，便論本領，再加一百個也非人家對手，連城裡許多名武師俱都不敢伸手，何況我們！難道吃了官家飯便不顧妻兒老小賣命不成？你如知道他的來蹤去跡，你身家在此，卻是隱瞞不得呢。」

余富聞言先裝不懂，聽完急得臉漲通紅，接口答道：「老大哥，你怎說出這樣話來，我還是新近曉得，還未開口，你怎對我疑心起來？」

三元聽出話裡有因，知他為人心直，神情不像虛假，再者他也算是有點積蓄的小康之家，兄弟種了十幾畝田，雖然遇到災荒全家都要累他貼補度日，因其會做買賣，和酒客結有感情，千佛山上廟會又多，由正月初頭起直到深秋差不多每月均有廟會，初一、十五官民上香和遊山的人尚不在內，年景雖然不好，於他並無妨礙，反因荒年求佛許願的人只有更多。

冬來雖比往年要少許多常客，春、夏、秋三季仍有盈餘。像他這樣家業的人決不會受到飛賊周濟。並且昨日聽說翼人影無雙所救都是十分寒苦，不能生活的人，連那好吃懶做、遊手好閒、專打游飛和吃空心飯的苦朋友都得不到他的周濟，像他這樣有產有業的人更不必說。雙方多年交情，平日知恩感德，飛賊給他銀錢也買不動，怎會知而不言？

同時想起裡面的人便非真正賊黨，也都受過好處，與之通氣，聽余富發急聲高，恐被聽去，忙即止住，想了一想一同往裡走進。行時，見余富似想勸止，不敢開口神氣，心更生疑，走得更快。

到了裡面，見全體酒客除那父子三人醉得厲害，仍是不理而外，餘均起立招呼，神態如常。

畢貴以為自己照例是做惡人，剛怒喝得一聲：「你們膽子不小，想造反麼！」

三元瞥見客堂後面通往竹林的小院中似有黑影一閃，猛想起昨日陳玉庭的警告，憑自己的目力決不致看花。對方既以黑衣蒙面出現，必把自己當成敵人，這樣本領高強，並還神通廣大，能夠變化飛鳥的怪人豈是常人所能抵敵！

並且剛見變化飛走，忽又出現，休說自己只得兩人，一旦破臉，便這些貧苦土人被迫情急，發動山東人特有的剛強之性，雙方合力將自己打死，毀屍滅跡都在意中，如何能夠硬來？

同時看出這三四十個村民只管陪著笑臉，裝不聽見，好些日中業已射出怒光，大有激怒之意，比起平日馴善神情迥不相同，情知對方勢力太大，一觸即發，並且還有一種仗恃。

自來人多無妨，最怕合群，這班窮苦的人平日只管馴善聽話，小羊也似，真要激變，合將起來，個個都能拼命，多高本領也是吃虧。何況此事暫時不能張揚，無緣無故死傷些赤手空拳的人，回去也不好交待。這些人的後面並還伏有兩個勁敵，是否尚有餘黨也不可不知，如何能夠冒失？

如朝窗外黑影追去，就能趕上，照昨日所聞所見也是自我苦吃，側顧余富滿臉均是惶急之容，料有原因，越發情虛，忙將畢貴一拉，故意笑說：「老弟，你怎麼連杯早酒也不曾吃，開這玩笑作什？這樣作張作智，那兩位朋友只有討厭，甚而生疑，辜負我們

專誠拜望的好意。莫非你用激將之法，不把來意說明，人家就肯見你了麼？」

畢貴一向都做下手，本領心計比較都差，人卻一樣機警，立時就勢收風，哈哈笑道：「我何曾吃醉，諸位不要見怪。我弟兄實在是聞名已久，太仰慕了，心想這兩位異人俠士決不願見公門中人欺負老百姓，可以激他出來，再行賠禮。我們老大哥說得對，哪有這樣求見的道理，一個不巧生出誤會多麼糟呢。明人不說虛話，這兩位的來蹤去跡我已知道一二，實在專誠拜見，並無別意，只請諸位指教一二總可以吧。」

話未說完，忽聽小院外面哈哈大笑之聲，由近而遠，似往外面走去。

趙、畢二捕同聲急呼：「二位大俠請停貴步，容我弟兄拜見！」口中說話，人已同往後窗縱去。